

重遊舊地所見有感

6S 朱杰瑜

二零一九年的暑假，我翹首久盼的大長假，家人商議帶一家老少回到家鄉，但平時都是回到城市裏，這次卻是回到家族的故地，一個只停留在我小時候印象的地方。

印象中的家鄉，每次去到少不了一大群長輩的關懷，紅包一抓一大把。晚飯分好幾大桌，男人喝酒吃肉，猜拳吆喝或暢談天下大事，女人盛飯上菜，照顧老少，一大家人歡聚一堂，氣氛好不熱鬧。

家人帶我登上高鐵，一路龍行蠚蠚。我一路非常疑惑，以前都是坐大巴搖搖晃晃，把腦漿都晃均勻，車上一個個不倒翁在左右搖擺，不看表情，還以為是因為回家鄉而高興。而現在，坐在車廂裏，喝著奶茶，欣賞著窗外的風景，寫意地享受著旅途，和十三年前真是天壤之別。

到站後乘轎車往太爺爺的故居，沿路景觀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：以前凹凸不平的爛泥路，踏單車會蹭得踉蹌，村裏人還是用牛拉車去田地幹活，小屁孩走泥路更是「一步晃，三步跌。」正所謂：「要致富，先修路」，村子原先的泥路早已不見蹤影，瀝青路上車來車往，這原來一隅之地也突然發達了起來。

舊時候村鎮的人會隔巷一排排建屋，大多是泥頭屋(質量差，以泥糊成磚，不能久經風雨)，好一點人家或村委會便以石磚搭建，瓦片並非古裝劇那般整齊無缺。那時候倘若家裏下雨，村民便有得忙了——拿起桶放在漏水的地方，然後就一邊聽著雨點交響曲，一邊睡覺；男人還不能睡死，以防橫樑崩塌。那時候可謂「房漏偏逢連夜雨」，更要防「家毀人亡」。

現在不一樣囉！泥土屋連「屍骸」都找不到了，舊時候隔巷排屋成了獨棟別墅，人們還會養些花花草草，尤其是富貴竹，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一盆。人們不會再憂慮下雨會不會塌房了，他們開始擔心杜鵑、牡丹會不會澇死，今天下午還要出去玩，約了朋友要開車出去這些事情。住的單位裏還有一車位，當年有輛木拉車都要兩三家共用，真的是時代變了！

但城鎮內，還有一處保留了舊時候的建築風格，便是太爺爺的故居了。居所以石磚建房，仿四合院而成，加上廣府特有宗祠的風格，形成了大門開北，後門開南，中間有口天井。

奶奶爺爺提前回來打理，讓一家人能安榻，卸下行李後，我被喚去宗祠上香嗑頭，也算是見列宗列祖一面，告訴他們我心裏有這個家，也告訴我自己是這裏的人。

宗祠在故居不遠處，但整個結構比故居開闊的多，進去祭拜要跨過高的欄板(門底上延，近45厘米)，然後裏面還有一道門，不過家人從來不讓我從中

間過，要我繞左進(忌諱，原因不詳)。牌位上一個個拗口和罕見的字組成一位位不會讀的專名，我只懂燒香跪拜，然後點起油燈，祭點紙錢。

以前上香，還記得一大群人熙熙攘攘，高聲呼喝著排長幼序，以前排在最前的那排長輩們，都已在牌位上留下尊名。剩下的人，或許幾年不見，或許一年一次，或只聞其名，不見其人。

以前過年大家都聚在一起，沒有西裝打呔，沒有金錶豪車，新年穿件唐裝，小孩子向長輩掬拱手祝福的場面歷歷在目；現在卻只有這一家人有空沒空的回來上上香，昔日大族之景不復存在。

或許大家都跟著外面一起變了，舊得變走了。現代化下，舊時代的事被盡皆取代。昔日的農田菜園，種類繁多的蔬菜成了碩大的商場，內裏有著琳琅滿目的商品；曾經和家人們抓魚蝦蜆螺的小河，成了連接兩大城匯的高鐵路軌；地攤市肆一番整頓，成了商業街，原來賣廉價仿製品「耐科」的地攤，被「耐克」(NIKE) 佔領了。

時代在邊，事物在大環境下變得趨利了起來，舊有人情味、家族觀念慢慢被淡忘或改變，舊有事物並沒有什麼可利用價值，因而被人們旋即拋棄了。

晚上和爺爺在宗祠門口外放了兩張木椅和一張小木桌，喝着爺爺泡的茶，那刻沒有了十三年前的晚風(盛夏涼風)，沒有了蟬叫，沒有了蟾蜍的叫，明早也不會有雞啼和早餐攤主的叫賣聲。

我忽然有一種滄海桑田的感覺，開口問爺爺：「親戚們重陽回來嗎？老祖們墳頭草憑爸加上我倆可除不完。」

爺爺謂：「都在國外呢……應該不回了把。」他看了眼月亮說：「孫子你看，是不是沒以前圓了？」